

周南先生文集

初編
自五至六

和
1993
3

早稻田大學附屬
圖書館

第一寄

漢詩文

第 418 號

第 2 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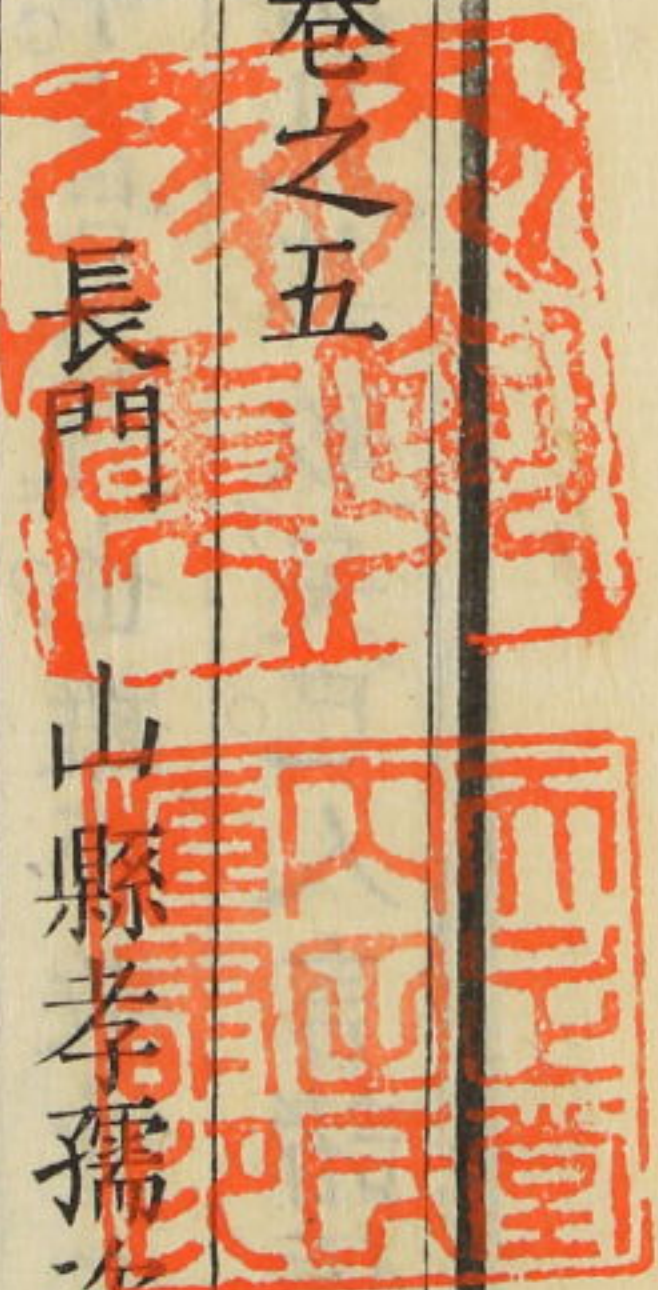
此書館不外許帶出

0 1 2 3 4 5 6 7 8 9 20 1 2 3 4 5 6 7 8 9 30 1 2 3 4 5 6 7 8 9 40 1

門和16
1395
卷3



周南先生文集卷之五



長門山縣孝孺次公著

男 泰恒伯恒 輯

門人 山縣魯彥子祺 校

序

送萬倉國子使東都序

左氏記諸侯之事具焉列國士大夫居則制事出謀
出則朝聘燕饗不唯詩三百亦能言先王之禮典嘖
有煩言亦能折衝樽俎文辭粲然使千載之下悅且
慕而不能諼焉其人皆世家曹子非秦漢以後文學

决科才諳競進之比。是何以能然也。豈匪先王禮樂之遺化。猶爾漸被乎。傳所記唯鄭有校。其它無所見。豈不賢者識大者。不賢者識小者。焉有所不學乎。大東興。執玉帛者二百餘國。大國大夫。往往有滕薛之賦。邦國之制。殷周之際。於斯爲盛矣。凡爲國者。一朝一聘。無有虛歲。冠蓋載道。則貢賦之業。亦已勤矣。上之於下也。務求懿德。肆於時夏。大小有等。尊卑有班。朝著以典。賜賚不私。薄來厚往。懷柔不間。則諸侯來者如歸矣。猶何之言乎。當是時也。雖管敬仲之聘。周鄭子產之晉。亦無所見其敏矣。已。人言諸侯使者來東。

都發幣。行人臚傳。胥徒奉承。其使者桃梗盛服。已。虎豹之鞞。孰辨犬羊之質。天下無事。雖有賢者。無所施才。豈不然哉。今茲侯至。自朝。故事。侯至。自朝。使者謝恩。卽萬倉國子。當聘東都國子好學。從余鄉校。論詩書之義。少年負氣。欲有所爲。及奉使命。其心若謂是區區者。而俛余乎。余不佞。餞之曰。古人不佞。忠告而善道。以余一日之長。言之不讓。幸無予罪耳。詩云。鶴鳴九臯。聲聞于天。厚於中者。其應也遠矣。古者四十而仕。年未四十。學而不誨。內而不出。求厚積而遠致者也。先王之慎。教也。且君之先世。莫不稱寡君之。

老者次及君亦將與爲政萬倉之入五千行則幄幕九張非大夫之撰耶余庶幾君之厚積而遠致詹詹自足者異於所聞哉彼晉鄭大夫者豈有他乎亦唯勤其務矣已且古之爲使者有歸而學禮者有求禮而行者過求孰與於後學者且使也者士之專務也君其思所以專對者若無所施乎何傷也歸以誨余

送倉實操序

實操不良於足也行不中矩居而不恭胡爲乎天之生是使獨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母乃天不鍾美於此歟讀其與韓使相和詩憂見乎辭氣者可悲矣雖

然實操之美成喪足之後安知不喪足之前無復有可稱焉者耶蓋其在襁褓負者不慎以貽終身之憂實操守在髮膚獨不知衛足也哉天與人與胡爲乎使實操之憂者與及長爲足之不若人慨然興憤就業修學以求世俗之償實操之美於是乎成矣今而舉實操之美者何啻足哉蓋短於此而長於彼足之不良迺天寵實操也楚卞氏抱乎一璞易其左右之足實操之美何啻一璞籍令求多于實操奚慊於足乎今夫天下之足莫不同者而不若實操之踣躄者亦猶斷菑已實操若憂足之不若人余將爲實操吊

足之若人而不若足之不若人矣。實操入東都為大學都講。名顯諸侯。今歲春告歸省母氏于鄉。孝孺適將東游。天子之邦觀文物聲名之美。與百官之富。與夫柱下史者。廼與實操約以九月。同東馬首已而。孝孺輿脫輻。實操果以十月上塗嗟乎。孝孺有足如驥。猶爾羈繫鄉曲不能近踐京師之士。即斷菑云者。亦不甚誣也。實操則能行千里而健矣。何憂無足。其謂之不能守父母遺體。則實操固不與焉。何者。襁褓之中。非所自救。實操所能為。則莫大焉。立身揚名。以顯諸侯。實操之所守。其諸異乎人之所守。與其將發

也。諸僚友子弟送之國門之外。贈以言者有焉。遺以物者有焉。獨孝孺無加於實操。以其憂於韓客。故言足之不若人。未可必不若人者。而別

送于士茹序

實在於此。名從於彼。即影響不啻已名之所存。而無其實者。天下鮮矣。而今之白聲名者。未必然也。其為之也。居則峩其冠。行則華其車。充陽孔揚。高自稱許。長喙三尺。衡擊觸抵。而有所挾以招於天下。輒又有借聲援者。曰。叔孫生聖人哉。稍稍為族。因緣者日益多。羽而翼之。張而皇之。卒馳於天下矣。然名可欺而

實不可誣。集澮之水，俄而涸也。滔滔者安在哉？往往不出數年，植壞群散，始之馨者，卒之以臭終焉。藉令機巧之術，能絡一世，混然不知是非之所在，豈謂天下而無人哉？其奈後世何？故君子疾名不稱而耻聲聞之過其實矣。與名之有餘於外，孰實之茂乎內？故大音希聲，竢時而鳴，何爲者耶？曰：不鳴則已，鳴則駭乎世矣。故實在于此，而名從焉，而勉者必也。大音之剡也，其人者誰于君？其人也。初于君與服子遷，平子和偕過，余舍廼始相識。云于君衣褐，言之若不出于口，其榮乎外者，菽菽亾幾，乃曰：鑒也。兄弟自幼挾策

無復營於世，而爲鑒也。母者病，仲氏亦病，以故長幼于洛，履未嘗及洛水表矣。自呱呱襁褓于今二十三年，猶一日矣。非徒履不及也，往往杜門，數旬不出，心謂佗人之與游，不若與仲氏遊之樂。二病間，則取策佔畢，心謂今人之與語，不若與古人語之愉。斯已矣。已而及聞徂徠先生之風也，兄弟二人翻然相謂曰：是豈佗人也與哉？是豈今人也與哉？吾幸生逢夫子之世，不可失矣。適母氏瘳矣，不復事湯藥，鑒也得間謀諸仲氏。仲氏曰：余也羸矣，汝且適矣。汝適也，猶之乎余也。於是鑒也遂就塗，旣得奉夫子，警咳且結驩。

一二三子。是以千里而重趺。猶所不悔也。口容詢詢。其中焉遠且大矣。余聞而怖之。少間出東海紀行者。卒業則于君自志東道。跋履者也。叙事簡而核。其文淳而秀。其諸果與古爲徒。非今世所能及也。宜矣。其平生不喜與今人遊。而與古人語也。衣褐懷玉。其于君之謂乎。其不榮乎外也。蘊乎內也。厚厚蘊不出。其蘊不可測焉。余向游洛者。二洛諸君子可指數。而未聞有及于君名者。論者皆曰。洛下一人已。及讀東海紀行。乃知洛固不一人已。夫洛陽文雅淵藪。謂其諸君子皆無目也。可哉。諸君子必有目也。而莫之或知者。

非視之之無目。而所視者其德隱也。夫以其業則若彼。以其德則若是。是豈所謂大音希聲者。非耶。于君侍先生。且有日矣。業愈益進。閒則哦陟岵之詩。風木之感。內攻。几請歸養。曰業已受規矩。乃若其分數。則鑒也。請自試焉。白髮在堂。請辭於是乎。子遷子和。輦贈以言。各有所規。余不佞昔者嘗操拔篳于先生之庭。自補黑衣之缺。執人臣之事。胥易技係。日益差池。自分汗下。不敢自齒。諸賢之後。然心竊多于君。不以聲名數數。泯然厚蘊。其實夙成。而名不得逐之。乃言其所以。而以待它日。其聲益大。一鳴駭乎世矣。

明倫館釋采儀注序

孟子曰。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學記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故治平之要。莫學如焉。聖人之治。其目有二。曰政。曰教。而孔子有言。必不得已而去。去兵。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孟子曰。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齊景公曰。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故明君爲治。必有學校之設。以弘教化。其功極大。其效極

遠。非見小利貪速效者所與知焉。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傳先王之業。下垂後世之法。由之則治。舍之則亂。故曰。萬世帝王之師。夫重其道者。必尊其人。於是舍采之禮。不得不舉。天子之尊。親行獻爵。其旨邃矣。諸侯學曰。頌宮。頌之言。班也。所以班政教也。殷周之制。其詳不可得聞也。自漢以來。州縣之學。史文燦然。唐則通典載州縣釋奠儀。大東則延喜式錄諸國釋奠式。夫事天享地者。籩十二。豆十二。祀夫子者。籩十。豆十。可謂尊崇之極者矣。諸國式八籩八豆。蓋內外尊卑之分也。謹摭諸舊典。參以今制。庸定釋

采儀注

親族正名叙

昔者夫子以周爲郁郁從之。乃殷以前不若周之備也。固矣。然繇是論制作不可第舜禹而兄周公也者。何耶。蓋非智不及而以遺能者。時勢適然耳。昔我先王求周禮於中國以化斯民。亦旣彬彬而猶或循太樸不變。不能使後君子無憾者。亦間有焉。其亦時勢使然。智不及施。歟。後之述者有善有不善。尋逢板蕩之運。先王經國之意荒矣。自喪祭之從簡儉也。彝倫之叙。名分不明。第靡滋甚。民或不辨九族之紀。

不亦悲乎。神祖創業。戡亂反正。尊崇儒術。於是乎海內靡然嚮風矣。自封建之勢定。而閭閻之治。如指諸掌。殆非漢唐吏治之所企及。蓋封建之制。三代以來。莫整於昭代。是其效也。雖古盛德。蔑以加於此矣。顧獨議禮者。論未定。遵用軍國之制。不更者。猶尚多矣。豈非明時大闕典乎哉。經世之道。莫大乎人紀。譬則人身也。四體具而威儀可言。古先聖人統之以喪祭之法。以維彝倫。民德於是乎厚矣。亡論宰我高弟。漢文明主。旣已有短喪之思。後世歟啓之徒。妄任小慧。輕裂神聖。大道術遂致滔滔。不可救反。豈獨今

日而已哉。德夫著親族正名，其旨微矣。余不欲盡言之。德夫信州人，少游學京師，中居東都，受業徂徠先生，爲當世名儒。列侯貴人，延爲賓師，受業者甚多。學無不伺，天文律曆，周公九章，以至聲樂方技之流，皆善理其說。嘗與物叔子遊，脩法家之言。德夫以文辭名，誦法左氏司馬，而由王李之塗。然嘗與余論，夫迂僻自高，以棘喙爲工者，亦不取云。著正名也，悶不出者十年。親暱如余，未嘗與見。屬者會家人，泄言爲梓人所覲，而德夫自以爲土苴，不許固請，迺得版成。余因序傳。

刻東野遺稿序

自東野之未死也，聲名藉甚。當世知名之士，無能與之抗衡。平生喁喁，獨嚮乎弇州氏。雖所涉賅博乎終肖于弇州也。注意故已。蓋元美以博大特聞，不唯才瞻矩矱所設，由此其選也。東野所不足者，非才也。鎔以博大之範，是其就業。若宜富有然，及籍遺書，屢屢乎不過數十筴，是有故也。余欲語其故，涕淚交頤，推案而伏者數矣。瞻太山者，其於培塿也。未嘗過而問焉。觀瀛海者，其於潢池也。未嘗過而問焉。是其志存於寥廓，遠撫長駕，不止猶何數澤之間乎。當時所著

人享諸千金。每出輒取去。而自視不啻弊筭。未嘗留案。是何得有遺筴。宜其罕睹也。蚤服大志。壽不我與。奄忽歸于九原。陵苔哀秋。余甚悲其意。云日皇皇。思欲一旦樹羽於著作之庭。比古作者。而不敢自表。輕薄之徒。從慕其羶。第求諸藩籬之外。孰知其用心之甚苦哉。其斯以之不終天年。竟夭於中道。語云。以身殉道。豈東野之謂耶。東野業已掛冠築室于白山之陰。居焉環堵蕭然。足支風日。鉛槧之餘。一託絲竹。有高人之致。操觚構思。百物靡不從者。譬如東野稷之御也。進退周旋。無不可者。使之鈎百而反而力不屈。

是敏者能事。唯兪州有之哉。來者雖銳也。東野不可及也。已矣。浸假使其屬厭。莫之與京。惜夫。服子遷銘。碣。概言行事。二三子將藉遺筴。敦劘物。先生命序。余。余受東野寵靈久矣。是役也。義所不辭。退與二三子俱從事焉。因歎曰。夏后氏璜未聞有兩。若夫珉珠。積焉如坻。不足貴也。是誠足不朽。梓可已。梓可已。

江若水詣東都坐獄叙

江氏之族有獄。將詣東都。決平其人。色沮。江君奮然曰。余豈匏瓜也哉。爾輩因人成事。吾當爲汝坐獄。已鏗爾舍琴。投袂而起。浹辰入都。以待事期。暇則來謁。

徂徠先生黃冠錦帶褒然而至容貌甚辨抵掌而談
有童子隅坐而執燭退就縣生私曰聞江先生也久
矣以爲其人也而今非也彼非嵯峨山隱君子耶號
稱采真之遊何必爲人之坐獄爲寧不可已乎無乃
爲馮婦者乎始也吾以爲人也今則非也縣生曰嘿
無言江先生老者臨患難敢爲余也未知江先生道
童子何知將何毀而何譽乎哉余聞江先生津南豪
杰家累千金少時使氣任俠及中年聞道乃始有味
清濁之分遂散金遣僮僕獨與其妻蓬累去而處嵯
峨之陰余也未知江先生道獨以所聞則先生之事

甚奇嘗竊推之於古世之論隱顯者未必爲當魯仲
連非爵祿之所動而未嘗屏跡布衣之權能制王侯
命侯嬴隱於監門及逢信陵君輒攝敝衣冠爲客連
也嬴也不以隱顯故而貶其賢則隱顯固不能加人
之賢否世直知隱之隱不隱之不隱已惡知不隱之
隱隱之不隱隱顯之果孰隱孰顯哉東方曼倩陸沉
金馬而世或有用終南山以居奇貨者由是觀之隱
顯之不能加乎人之賢否也決矣古之人真性行事
誠與後世賢者有異矣余每讀左氏傳至鄭穎考叔
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觀其封人有獻以錫莊公類

之時恂恂忠厚君子觀乎戴羽挾輶以走則赳赳武夫彼亦穎考叔是亦穎考叔獨察其行事則幾乎有二穎考叔是其人未嘗以忠厚自期又將未嘗以武夫自居唯其真性行事有時乎忠厚不得不忠厚有時乎武夫不得不武夫何以故真性行事也後世士君子其才不為不美其學不為不勤而往往矯飾近乎名苟以分異人為高迺其所務果與夫真性行事者有異矣是或古今之辨余未知江先生道而推之於古古有如是者江先生亦猶行古之道也歟童子不能詰而隅坐執燭如故它日為子遷德夫誦之皆

謂為知言

贈平子和序

醫也者小數也君子賤之然古賢人多隱於卜醫中云余友平子和為醫也而不以醫隱矣亦不欲以醫顯矣蓋子和東奧產也少年負盛氣喜通遊俠嘗學擊劍袁公每及霜降草枯也挾瑠弧呼少年從禽於原野數旬不反往往躔羯毚之界迺命危酒與諸少年飲飲則盡三斗乃醉輒號呼叱吒拔劍斫地久之平子產耗少年皆去鬱鬱不樂迺與詹何之徒釣魚也日揭竿蹲東海之崖適會風波之定窺照自視距

躍三百歎曰平玄中魁梧如是孰能悒悒終日匏繫而株枯耶是夜也裂裳裹足僂僂乎往矣脫履東都以觀國之光睹乎紛華盛麗迺復歎曰彼履絲曳縞者夸則夸矣擎跪曲拳夏畦之屬也冠切雲衣短後以材官從上林者是則可與俱而在中也馮婦也歸而解裝出禁方書理脉家之說以技干諸侯諸侯多隆糈延致者子和悅曰嗟此余所以藏身之固也晉楚於余乎何有時時稱莊周言夜則從高陽而飲塗視鬪雞走狗者耿耿不忍去焉居頃或有稱徂徠先生者彊而後往一見心醉遂折節受業以修古爲事

舉其矯悍之資投於此塗始則跼蹐少焉徐徐駸駸乎馳亾幾業成藉藉以古文辭鳴矣諸弟子咸稱金華先生或勸之舍技而就章甫怫然不悅曰誰能資隆準公溲溺之餘嘔噁乎小人前夫卜醫者先王不以齒於士余也藏身於此庶幾免乎戾矣周南氏曰余嘗相從論儒者之道博辨懸河滑稽不可致詰曰子以余爲無特操也者歟余惡能有特操世儒率守門墻分流僂馳入者而煦煦焉出者而狎狎焉何諸抑欲以斯道而私天下耶殷人俾夏后氏收蕢桴土鼓伊耆氏也筦磬鐘鼓周也子將何庸脩余乎余將

且涉於江而浮於海。遊建德之國。余不能爲言。送之自崖而反。且籍其言爲贈。

樵漁餘適集序

古之善隱者。併姓名也。而闕焉。夫荷蕢晨門。一爲時賢所窺。不能揜爲荷蕢晨門於百世。則何在其併姓名。而隱耶。接輿稱狂。何用鳳兮之歌。爲彼實有待。其謂人之栖栖者。亦與之爭時已。草腐木朽。湮滅不知。豈其本心也哉。桐江子一舉遊窈冥之表。人無識其姓名者。漁樵之跡。交人間。則東有漫遊稿。西有餘適集。是其徒相謀尸祝者也。殆乎竅混沌者歟。夫子力

不能之禁乎。抑不禁之乎。咄咄。夫子自此不得闕。桐江於四方。夫子且失耶。抑將不失乎。而旣爲時賢所窺。則雖欲無聞。不可得焉爾。夫子果不失也。其文不規規古人。無所主守。子遷悉諸其是。桐江子哉。蓋余少事徂徠先生。及門之士。一時濟濟。人樂有賢師友。不得而後尚古。幸而得之。亦天錫之不匱者也。余讀桐江子集。益信吾生之不匱。每讀徂徠翁遺書。如攝齊洙泗之間。周旋游夏。講論詩書。斷斷乎悲百家之乖謬者。又如吁咈廟堂。燮理陰陽。憂樂與蒼生者。未嘗不撫卷愉快於生。不幸不及三代之英。又幸生百家

周中集 卷之五
聚訟之後與聞片言之折讀子遷文則如翱翔咸陽
市所見寶貨珍奇隨求隨得又如倚闥俯臨下土
造化出入人代變化以至山河流峙樹植榮枯羽飛
鱗潛蠕動踈息歷歷聚眉睫之間讀桐江子文則如
徙倚山澤之間右提虞仲左攜朱張所遇皆列仙之
儒放浪形骸之外者德夫博雅其書盈車能翼先師
之道東壁俊才篇出驚人亦足死而不朽也其他未
必論列斯數子者求之古人猶或難得況當我世有
之況於得其人親師友乎雖無自遂亦知天錫之不
價是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送井伯達之東都序

蓋伯達喜語天正永祿間事自洞春侯之霸也井氏
之黨十餘族常爲國爪牙獨金吾君嘗賓貳室最貴
重云當是時也井氏甲三千矣靡不鮮好者比滅井
氏之黨獨金吾君等數人以忠良不與焉神祖業
已懲夫爲越志者而令天下矣數誦大風之歌思四
方壯士不舍往往壘書多所召用迺召金吾君曰來
從吾而游吾能貴汝也不拜輒視書于侯曰焉用是
諄諄者爲此將以人之臣嘗其所求其臣也與不然
人之欲善誰不如我已則欲無貳奈之何誨人爲貳

其謂率士之濱靡不臣者臣義有一死矣已因裂其簡不顧而出他日侯與金吾君書嘉其忠貞無貳且賜用江氏幟章一品方脩書也淚出不禁字皆濡矣井氏家今猶藏濡淚書益侯所爲泣者泣乎金吾君也隆盛之際井氏甲三千矣靡不鮮好者自關原之役獻地也竟徙八州豪杰蹙諸二州萬取千矣千取百矣猶且不給矣士籍斗升而具鞍馬也井氏何得三千鮮好耶乃今不翩翩富貴不由其道而得焉則不去矣斯其意乃與國同休戚死且不違矣是侯所以泣之也余聞真昌幸之於豐氏也神祖許以信

州之半辭加之以全州辭乃麾使者謂曰臣豈爭州之全否哉臣所爭者義也爭以天下臣義不可易矣嗟乎賢哉真子詩云誠不以富亦祇以異真子有之哉槩金吾君之所持其真子之倫耶制行如金吾君者可謂節介君子哉其後五世有伯達伯達賢結髮與余善恍慨有國士之風雖家受騎射而自以聖人之道世莫大於是其唯學之不可已乎夫士幼而學長而行止論逢世資適都兪廊廟之上光輔其君澤流下民其次執桴鼓立軍門進退三軍之士塞旗斬將建切闕外名銘太常形圖麟閣使來者不諼者也

然之二者吾生左矣。夫辭也者莫不之者也。夫二者之可觀而不可得也。亦將藉此而洩焉。豈不亦愉快乎。若夫繼往哲開來學。繫雅辭振于百世焉。亦莫弗由此塗也。無已則吾從於我所好焉。今年伯達父并君以國次與東都邸留守伯達請從其意。蓋欲見徂徠先生也。余遂送之曰。大匠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是在伯達。唯伯達持先君子金吾君之所持。由此以徂。何憂不濟哉。同心之言其利斷金。況誠之一乎。苟伐柯於金吾君。奉規矩於徂徠先生。而審分數於已。伯達其遂也得志恒於斯。不得志恒於斯。勉旃伯達。

伯達而有成。甲三千不足言矣。繼述有託。人死不朽。先君子金吾君之為。茲厚於後世也。其有待伯達於五世之後乎。伯達勉旃。

壽參州寸身田先生序

碧海大夫九津源子。受業徂徠先生門。余則不及焉。未嘗得奉一朝之歡。今年源子欲壽其國賢者寸身田先生者。迺為小傳述概畧。以乞言四方。以余有臭味。在千里勤書寄以小傳。曰亦為奉一言。余於九津君也。未嘗得奉一朝之歡。於其寸身先生也。亦唯見諸九津君文辭中已。夫不見顏色而言。猶謂之馨苟。

欲頌君子之德。昏昏不著。恣恣不明。人將謂我何。雖然。余意昔衛公叔文子之與僕同升乎朝也。孔子稱曰。亦可以爲文矣。則尚賢之美。莫尚焉。九津君之汲汲賢者。其於爲大夫乎。亦優矣哉。田先生而爲九津君所取。則其豈徒然耶。余聞寸身以射爲號。古者君子於斯乎。觀德矣。九津君學徂徠先生而篤古也。其必有所觀也。余雖不奉一朝之歡。瞠乎千里之外。見九津君之優於大夫。輒知田先生之壽於德。遂書復九津君爲其國賢者奉壽云。

田真甫七十壽序

真甫業已校侯室譜牒。因哀集遺事。蒐羅千餘年間。成一家之言。該博詳悉。雖曰國史可也。近者命諸臣納家牒私譜。其或疑未決焉者。皆就真甫問之。真甫輒舉所知而語之。若執左契。咸莫弗信服。夫譜牒正姓氏。辨族類。所以明人紀者也。人紀明而百祥臻。止王者之所慎也。古者小史奠世系。辨昭穆。太史公得歷讀譜牒。而有所稽。乃自五帝以下。訖周諸侯。表以傳之。後世得聞人神之所本。譜牒之不可以已也。若此乎。大東神明之後。古有姓氏錄。別族姓之所出。後世卒舍姓稱氏。氏以邑。邑不一。屢徙屢更。迺有一

姓而百氏者。有一氏而百姓者。苟自非譜牒以系屬之。則何以辨。理李籍。席不惑乎。且戰國時尚武功。謂藉先勲。非夫也。或有焚籍者。當今時撰譜者。不亦難乎。真甫初爲相府掾。多讀秘書。及校國譜。旁采士庶諸姓文籍。讀之。遂博通譜牒之學。文辭以知其世。筆澤以知其人。五六百年間事。瞭然如衡懸而鑑照矣。真甫爲人。重厚慎密。不以一言假人。其言譜牒也。曰。寧闕諸。無誣諸。述其可徵。莫強無稽。郭崇韜之哭子儀。孰與狄武襄之不附。梁公夫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人。而不知其所自。則與禽犢何擇。故君子不修譜者。

爲不孝。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真甫之錫也多矣。真甫今年七十矣。神盛肌豐。猶能日坐史局。而以譜請者。車馬闐巷。亦未嘗以德爲解。且其意不可老者。心急務自毀。方劇廉和易。相與將以優游。望期踰頤。七月十八日。初度之辰。其所相善。軍帥鄒子荊子。及諸文學。田生山生等十餘人。登堂爲壽。於是縣生起祝。曰。靡有不孝。自求伊祜。又祝。曰。旣飲旨酒。永錫難老。

詩書古傳叙

書先王之訓。大法經世安民之道存焉。故曰。書以

道政事後世則以爲心法傳受之書是何謂乎蓋有治天下之量而後有治天下之心古者君臣抱蜀臨民所爲無非安民之事其所爲道唯是已王綱解紐士庶任道浮沉閭閻蒿目觀世其所治不過一身脩身者必求諸心老莊瞿曇先得我心者也後世儒者旁觀艷羨以傳會我道動則曰心所見殊大小宜其不能讀書乎詩書六藝宋儒則爲性理之具悲夫昔者我徂徠先生憂其如茲著辨道辨名論語徵以具其說唯大學中庸有解其它經則未暇給嘗謂欲解古書莫若求諸古古人有論說往往稱詩書秦漢

以上一論經史諸子百家言涉詩書者彙輯臚列以中其會庶幾得古人之指歟迺顧左右唯德夫足以辨之則授成其緒德夫業未半而先生易簣臨終請其所爲名者先生曰古傳哉今年詩書古傳成將授梓以兄弟義遠徵叙言姑述所與聞者以應之

海北桂室老八十序

桂室老爲海北宰而歷仕四世其壯也智性子稱雄武難事且嬖人用事內外匆匆室老周旋其際抗直不撓智性子亦知其賢而不疑焉智性子卒文子幼室老屏姦邪遂忠良養正於蒙以成其德文子之賢

四國靡不聞也。室老之輔爲多矣。文子卒，實相子孫且病而無嗣，家汙危矣。室老獨決策立，今大夫。今大夫既受命，嗣立於是。室老告以先大夫文子之政，進以先大夫文子之臣。大夫齡益長，德益崇，而請老也。大夫不忍留之久，溷而得優游，以樂餘年矣。初，室老以餘子給事，其兄病不勝任。智性子乃徙其室與之，益與之田，以顯其良。辭不受。於是使兄子治爲之子，則受命，遂誓不娶，必傳之治也。余嘗跡其處危機，決大義，若杖戈立軍門，凜乎不可奪矣。桂氏二十族，或仕國焉，或仕家焉，稱其雋者，必先屈指室老，可謂在

家必達者也。昔魯季孫家得冉，有季路爲臣，誇得賢矣。猶且有事于顓臾。海北得室老，其主世以賢大夫著。雖時勢殊也，雖遭遇不同也，抑亦左右之者有道也。其亦賢矣哉。今年己亥，室老八十矣。其邑管氏瀧氏之徒，率子弟爲壽。余聞善焉，發使將幣，且言其德，可以得壽者，以佐酌者之辭。

周南先生文集卷之五終

周南先生文集卷之六
 長門 山縣孝孺次公 著
 男 泰恒 伯恒 輯
 門人 山縣魯彥子祺 校

周南先生文集卷之六

長門 山縣孝孺次公 著

男 泰恒 伯恒 輯

門人 山縣魯彥子祺 校

序

江氏家譜叙

謹案大江氏出于平城天皇世有名卿賢臣顯於
 朝矣所謂菅江儒曹而宣揚文化輔翼帝道者也至
 若中納言太宰帥者逮今千年閭巷猶誦頌而不已
 至奧州公爲鎌倉大將軍謀臣經營天下至洞春公

奄有十州。霸西諸侯。天樹公保豐氏之孤。為削州郡。猶能祚二州於今百餘年。為大諸侯。雖世富賢知乎。非得天祐之浚者。安能至此。嗚呼亦盛矣哉。自皇氏以下。譜牒咸存。寂佛公以下。手繼讓狀。往時士庶邑於昆弟子孫族姓若他人先私為文契傳屬因請所屬官長押字為證以防爭奪謂之讓狀其同姓異姓傳傳相屬者謂手繼狀咸有生卒履歷累累乎。可考矣。系譜之核莫之與比。雖守保之謹。抑亦世德之所致。若有神助然。昔者泰桓侯讀譜牒。觀祖宗功德無窮。歎曰。源浚者流遠。其在我世歟。乃欲更滋備事業之詳。享保九年命。永田政純。今侯立。繼成其緒。政純嘗久居史署。博通

國故。遠之求諸載籍。近之索諸冊府。祁寒隆暑。鉉槩不置。上下千年。搜羅無遺。推而原之。引而衍之。紊者條而貫之。離者綴而屬之。晦者闡而明之。疑者疏而通之。粲然莫不具列。者書既成矣。名曰江氏家譜。云

張氏族譜序

遠矣哉。張氏之祖也。按姓譜曰。黃帝子少昊青陽氏第五子揮。始制弓矢。為弓正。主祀弧。賜姓張氏。周宣王時。有卿士張仲。春秋時。晉大夫有張氏。逮三卿分國。去入韓。戰國時。秦有張儀。降及有漢。有若留侯。有若廷尉。歷世蕃昌。支分蔓延。文紳武弁。繼踵朝陞。張

四李二誠不虛哉我長門之有張氏實自張忠其說曰系自留侯相傳至由由生忠仕明寵幸用事或曰使官或曰列侯同列爭權構讒必死忠懼奔朝鮮艤於遼海遇風漂蕩至前肥之平壺有舶二隻衆數百人馬五匹棨戟旌旗頗具軍裝平壺守松浦某拘留不遣馳告大府周州大內侯義隆義隆發使召忠忠至獻蜀錦二純奇楠一楫大內侯大喜接以賓禮賜宅居山口忠知鑿方數奏奇效常榮公女妙悟翁主幼時病篤迺請大內侯致忠于吉田疾愈洞春公喜因留為客叩以彼方事慧辨有理且曉軍事屢為說

明國兵法公益喜為奇及大內氏亡忠遂留為臣忠生思朝須思音字洞春公臨終屬天樹公曰明人張忠事予忠矣無遺子孫思朝仕天樹公賜名元至花名六左衛門元至有才幹寵遇日厚從大夫之列用事大照侯幼時以勲舊為傳屢賜田邑陪敦至二千八百餘石文祿四年九月朔給券其家今猶藏焉有妬寵者中以床第之詬遽不能解卒賜死慶長六年八月二十七日自殺于周州大島郡胡條元至既死或憫其冤為雪白侯怒霽其二子久左衛門元貞神尉元令皆賜祿二百石子孫繼登仕籍今張姓者凡六家

按義隆之弒在天文二十年。爲明嘉靖三十年。張君之來雖不紀年。必在嘉靖中。所謂使官不知何官。其列侯正德嘉靖之際。有外戚侯。未見名忠者。誅劉瑾時。張富張容以張永之功。封伯無幾。削爵。正德中有御用監大監張忠。與大監張永谷大用輩。寵幸用事。威震內外。寧王宸濠反。武宗南征。忠與張永許泰江彬等。並爲將軍。世宗立。論功罪。彬伏誅。永泰等皆降黜。獨不見忠名。豈奔竄滅跡耶。至天文末年中。間二三十年。猶或可相及也。但張君有子。非紹璫之所可得。則其爲別人明矣。雖然。是時天下莫不聞大監張

忠者。世豈有慕蘭之司馬哉。況同其姓者乎。是亦可怪。張氏作譜。就余求知東來以前。爲志如此云。

壽一本香先生六十叙

彭祖八百歲。而四十九妻。五十四子。亦復攘矣。雖不櫻心而醜然面目。豈不慨於內哉。丁靈威千年還家。親戚故舊。一無存者。翩然而去。朝發碣石。夕宿蒼梧。悽風苦雨。從孤鶴之無侶。皆非人情之所樂也。故聞道者不希焉。上壽百二十。中壽八九十。下壽六七十。古聖賢得是數百甲子。皆能成功業。未聞以壽不足爲憂者。其唯顏氏之子乎。亦能從孔子而著焉。在德

不在壽。壽天也。天豈可干耶。人苟樹德。則是得不死之壽矣。士苟學道脩業。欲以圖三不朽。方今公侯建國。仕者世祿。世胄門閥。爲政有餘。不復借布韋尺寸之柄。是無以立德與功也。文章不中殿最。著述往往覆它人之醬。雖有楊子雲。竢侯芭於身後。夫焦神竭精。共人之覆醬。於其計也拙矣。自愛者不爲焉。學士之道至此而窮。乃或賁隱。遜於窮巷。若携竿於齊王之門。若疑夫子於西河之民。凡斯數者。非所甘而強爲焉者已。余聞一本香先生。初治儒術。聞仁齋先生父子倡古學。而自播之洛。受業於門。博學文章。亾出

其右業成矣。而於向三者也。無所擇焉。去焉軒岐家之言。或飲上池之水。知物其於爲方也。不必循故壤。植散群。摘奇擯。勝務成一家之言矣。而求治者日填門。請業者四方。纏至而輻湊。若有撰述。無足而馳於海內。益屈大而就小。自高而之卑。宜其技之進於道。綽綽有餘裕乎。益業已於向三者也。亾所擇焉。又不得爲良相。則決策爲良醫。學屠龍。孰與椎牛之當用。醫謂仁術。稱其有裨於世也。醫而良乎。可爲仁者之徒。香先生樹德於茲。則已得不死之壽。豈願夫彭祖靈威之不近人情乎哉。友人原生受業門下。今年癸

亥先生六秩。原生請得余一言。飾獻壽之辭。且曰。先生延望久矣。余於先生亦嘗有文字之契。是不可辭。遂籍以授原生。古者有受命不受辭者。原生其爲我子產乎。

刻弇州尺牘叙

往年東都刻滄溟尺牘。頃者洛人有欲刻弇州尺牘。媿美者千里飛書請校。吾友越子泉子泉爲校。且旁發國字爲初學通讀以授。旣而謀叙於余。余曰。文章小技也。尺牘之於文章也。亦其小焉者已。是何足述。雖然。我徂徠先生徵論語著一辨。拯斯文于旣墜。而

先王孔子之道炳如其始來也。假道李王古文辭。故不脩古文辭不能讀先生書。而達其旨。況於六經論語乎。文章之不可已也。其如是耶。李王文士其道無足述者。唯其文辭可以進于古文。則李王何不可述。尺牘李王緒餘。緒餘可以導古文辭。則尺牘何不可刻。且二家全集。東方未刻。是其自隗始者。不亦可乎。夫尺牘書疏之屬。別具一體。子遷於叙于鱗之尺牘。言之悉焉。莫以尚諸。

送筑州拙庵上人序

今之時無用文章爲也。爲治者有藉此而出令發號。

乎。士子有藉此而紆青拖紫乎。縱有如文儔韓柳詩
踵李杜。不過徒聞名於同好已。世多好葉公之龍。同
好難逢。山林川澤之士。其道未足以濟物。不則窮困
仰食。卑疵娥趨。鑿卜星曆之與伍。而不悔焉。曰。弄世
於金馬者。非耶。是焉得黼黻鴻業。潤色世道。澤被生
民。號稱經國之大業哉。雖然。樂者歌。悲者哭。世豈可
無文詞乎。風人才子。寄思風雲。寓興山水。喜則南風
之薰。在茲。愠則柏舟之漣。不排時。或論說。不敢謂繼
前哲。亦不敢謂無所竢。人謂吾狂也。吾豈狂也。謂吾
愚也。吾豈愚也。用是優游昇平之世已。筑州拙庵上

人。幼無佗嗜。夙同斯好。上人親鸞。上人之徒也。其無
借文辭。亦其所道也。唯其好之篤。性不可已。戊戌夏。
不遠千里。過余灞城。博論高議。揚摧古今。其論文辭。
上自左馬莊騷。下至明清。旁及今世知名之士。鑿鑿
莫不中其窾者。聰慧辨博。殆支遁道安之流亞也。其
心於世。無所可焉。唯知有我。徂徠先生。其過余也。欲
擿遺芳於枯樹已。余不佞。學問蹇淺。文無所解。何庸
償千里跋涉之勞。第縱其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
至其歸矣。送之曰。雖然。文章之於世。猶之笙之有簧
乎。簧豈笙哉。然舍簧則無笙。子歸。調其宮商。以和鈞

周南文集 卷之六 七 和館堂
天之奏

送越子泉序

天之生才豈有窮已。何古才多而今也少焉。無寧天
割古今爲鴻溝乎。抑其篤古而不恤今乎。學之成才
亦豈有窮已。何古成多而今否焉乎。無寧天之生材
有爾殊乎。無寧今之教者術不循古。戕害天物。俾其
抑塞不獲暢達乎。韓柳之後。文莫不韓柳。而文豈盡
於韓柳。程朱之後。學莫不程朱。而學豈盡乎程朱。吾
黨士被服徂徠先生懿訓。通天人之際。晰古今之變。
動輒嗚嗚道古於向之數者。宜若莫有所乖。謬然而

夷考數十年中。成者二三。而不成者七八矣。是何說
邪。余竊惑焉。或曰。是未可以病先師斯在我焉。夫
五穀種之美者。而必得陰陽之和。四時之化。而後登。
俎豆飾簠簋。榘枘材之良者。而必得歲月之積。風雷
之動。而後支大廈。效宏麗。其唯蹄涔乎。朝盈而暮涸。
其唯萌芽之生乎。可搔而斷矣。今子弟者。蹄涔已萌。
蘖之生已。烏望所謂嘉穀榘枘者哉。佔畢而吟。得一
句。則曰。元美不死。得一章。則曰。于鱗矣。矯矯揚眉。心
空一世。雖則心空一世。而前之無所蘊。後之無所培。
朝氣銳。而暮氣惰。一映而竭。無復所繼。成少而否多。

職此之由亦孰憾焉。區鼠飲河一飲而飽非河之不
大而飲者無腹也。九仞之山虧于一簣君子不安小
成止則并前功而廢焉。豈弗悲耶。子泉遊京師將廣
友道試所能。子泉悅徂徠先生之道以余一日之長
從余而游博通經史善古文辭蘊之也厚蓄之也阜
其游京師周旋中原之士中原之士子泉之所爲兄
也者多來則善矣不幸而所爲弟也者日踵乎無乃
驕且怠乎。苟驕且怠子泉之事去矣。且其爲人也穎
悟而才兼人始成者也始成中廢向之所謂躍蹄泮
生萌蘖亦不甚難矣。子泉此行也其成於斯其敗於

斯其將行也。諸爲友者詩若文以壯其行。余獨以箴
規之言爲贈。用志不忘久要云。

送吉守祐序

蘭溪吉君不躁穀之志。唯學是務。平居有於陵之操。
以朝夕學宮故不遺由。君子之塗。頃者將游學京師。
於是乎諸雅游者皆執祖帳之禮。孝孺乃執束矢將
事。曰以賀懸弧之事。吉君乃命曰諸君子皆有以誨
守祐者。余謝不敏。雖然送焉者將迎焉者也。吉君學
於京師將以歸。誨余請矢一言以爲他日之地。易傳
有之曰。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

時而動。卽雖欲加于高墉之上。無器之藏。諸平生則不能焉。故成器而後功可收矣。苟器之成也。功雖不收乎。君子不憂。今之駕鄒魯說者。必曰。所願則學孔子也。嚶嚶謂君子不器。日夜研心性之說。以爲旦暮逢其原也。精微絲髮。硜硜自信。余髮種種。日繙語錄。謂精神之運。獨存于此。詩亦不誦。書亦不讀。文辭爲疾。誦數爲陋。終日蒿目。禹行而舜趨。其爲人也。標然乎似矣。然及至隼集高墉。顧眄盤桓。罔攸設施。其果藏弓矢而不發。與抑不藏之與。胡爲動而括也。其如是乎。惡在其學孔子也。學將致之用。學而不至於用。

何以學爲。且也約之繇於博。夫子云。今而欲直跳於約。斯是用難矣。夫君子之不器也。猶之器已器而不器。不器而器。能使天下之從已。方圓器之上焉。而莫之能名者也。舜擇乎天下。得器九矣。夔之耳。倭之指。與焉。指與耳者。器之次焉。爾矣。而虞廷必待此。濟治稱於洙泗者。不惟瑚璉言語我貢。文學游夏。非器而何也。不然。秋陽江漢。其謂之何。孔子之教人也。因材而篤。弟子亦各成其可成也。已。未必人人孔子。祭川者。先河而後海。今也。居然望海。多見其不知類矣。古人憫草木之與朽腐。德爲太上功也。言也。次焉。藉此。

以自顯也。且使天下英才從所遭自取也。吉君操志高矣。朱萍漫之屠龍。君所聞也。其必左攬繁弱。右接忘歸。歸加之於高墉之上。垂囊而入。吉君非夫。余以鼈垂蟲待君。矍相之圃。

國府系圖序

伏惟姓者以本乎所生。氏者以別乎所支。所為繼于神明。百世無替者。未嘗不藉姓氏之繫其統也。古昔君子為圖叙譜。謹錄世係其旨。遂矣。我國姓大江氏。出自平城天皇。源深而流遠。文賢武材。累世更興。至於鎌倉。令公為霸府。元勳洞春公。糾合十州。霸於

中州。及昭代分封諸侯。大照侯剖符一州。肇維藩無疆之祚。上下千年。邈乎遐哉。而系圖譜牒。綿綿具有開卷親神明之旨。蓋阿保親王有五男子。音人公尤長。初親王侍女中臣氏有孕。以賜大枝本主。公已生。養於大枝氏家。遂冒大枝氏。後諸弟皆賜在原姓。獨音人公先既為大枝氏。不更賜姓。大枝氏者。天穗日命後也。初姓野見宿禰。垂仁天皇朝。改賜土師姓。桓武天皇朝。以外戚之恩。更賜大枝姓。蓋寵異焉。後避枝大於幹之忌。貞觀八年。上表換枝字。以江字更為大江朝臣姓。本主公於親王無繫屬。

獨以姓之所自故自昔收載系圖今因不改廣元公者御堂關白道長公六世孫參議從三位藤原光能朝臣男也其母後嫁於掃部頭中原廣季從養於中原氏遂冒中原氏嘗與式部少輔大江維光公有父子之約建保四年上表去中原氏復大江姓系譜竝有明文是其大略也所惜古人簡樸略而不詳或舉一而不及二或書本而不悉末旁支疏族時或不係屬且繼書追記若致差誤先君泰桓侯嘗命永田政純釐正政純精于譜學博綜百代憑據公私之文書而覈其本旁稽古今之載籍而徵其末至知謬誤

不敢自斷博證明辨著辨疑一卷參校訂正定爲系圖一卷家譜二卷積功二十年及今侯嗣立二年繕寫呈上政純謂是將貽懿範於後昆顧以今明古以一人論百世亦既艱矣況於臣愚耗乎宜得博識通明之士與共討論講究庸求精覈乃啓白請願得與德田良方阿部和貞及臣孝孺共事良方通於官誌和貞博於歌學臣孝孺承乏學職乃欽命分役臣孝孺從脩飾其辭於是數年始竣其功是年政純七十歲淨寫進呈臣孝孺奉命恭題於首簡云

重刻墨子序

洛人有重刻墨子者。越子泉爲校。且馳書請序於余。諸生進請曰：翟也非聖人之徒。孟軻氏辭而熄矣。而今越生噓餘燼。無乃不可已乎？曰：否。戰國諸子除孟荀儒宗外。唯墨氏爲庶矣。其唯取義由己。不遵先王之經。不以規矩不能方圓。唯世俗之好奇也。揚墨之言。遂盈天下。至孟子以距楊墨。息邪說。欲承三聖者。秦漢而降。世無復言墨子也。傳者其書。書之傳也。豈特墨氏百家皆然。若以其道之左乎。瞿曇氏爲之封豕。是豈可以口舌爭哉。孟子曰：堯舜既沒。邪說暴行。又作。莊周多稱古之道術。雖孔子之時。豈無邪說。輒

曰：攻異端斯害也已。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道不同不相爲謀。其於挾異端譏切已。受之以恭而未嘗與之爭也。殆異乎孟子之撰人亦有不可。唯聖者不可及也已矣。雖然。是亦一道也。大陽出而燭火息焉。仁政行於上。而民化乎下。雖有邪說不得眩惑諸生。唯德之脩。學之講。是務無患異端爲哉。讀諸子有二益。曰博識。曰修辭。學不博不能達先王之道。辭不修不能讀六藝之文。余恒惜秦焚典籍。古書不多。傳六經殘缺。無所旁證。秦以上片言隻辭。享以夏璜。猶且恐其不急也。昌黎氏有言曰：古書之存者希矣。百氏

雜家尚有可取不其然乎近日洛中多梓古書古學之興有待後生越生之勤不亦宜乎

校正外臺秘要方序

鑿官鑿法眼山脇君藉三世之資而九折肱夙蜚扁倉之聲不惟載死而入携蘓而出四方請業日填門矣君性好學晝則爲鑿夜則講業嘗謂世俗所傳素難諸書踏駁焚淆不禁取舍宋明理學言詖用離獨推漢張長沙爲宗次則唐王鄴郡秘要方取其博存古方論不偏守猶循長沙之轍也意欲廣布海內風勵學者以有所弘濟所憾東方未梓學者僅傳謄本

卒決心董梨棗於平安私塾始焉唯得鑿官望君彥氏所藏明板旣而得奉旨出秘府宋板對校多所訂正稍復舊觀惟程氏雖勤乎不目宋板獨跼脊一家謄本宜其不免訛舛於是益旁徵群書鈎索根極裁以學力刻剔澡雪釐成全書剞劂旣竣前年冬東上朝見繕粧新刻獻進兩宮奉溫命賜金帛今年三月西歸遂以公布君去後東都門人鑿官呂實夫氏議以旣欲弘濟宜無遠邇須附海賈傳播吳越布諸諸夏具疏上請越七月十八日政府奉旨准請且下長崎鎮臺施行於是乎法眼之喜可知矣

先時山重鼎所校七經孟子校文既傳彼土今也法
眼氏繼以鑿策獨未知大宰德夫所校古文孝經踰
西溟否竊意古聖人制作文字播揚道統我東方
沐遺澤者久矣若彼失而我得我得不反惡在其
報本之義也呂君所謀厚矣哉或曰諸夏廣大能復
六經於秦火之後雖或失乎豈待于我耶曰否漢時
發令求遺書於天下今苟使求遺書何厭兩出求而
不得必知山陽君之有功古學雖然諸夏亦豈人人
好古學哉我姑與夫好古學者共之法眼氏之功偉
夫

鑿則序

鑿者意也意不空生必也有所本也得諸性者上焉
而難逢矣其次得諸學師心自信者安雖有得乎幾
希焉不足訓於世施於人鑿無不學而學不得其統
勞而無功宋元以來理學滲於鑿方學務而術疏說
詳而功卑世之所以憂無良工也道策先生勃興洛
下藉乎三世遺業擅乎特達之明祖述張長沙主張
古方而病者聚門載鬼而入携魃而出者日接踵矣
於是四方學者千里裹糧填闕門巷先生誨焉不倦
學者益進乃恐末學師誥訓道謬戾作爲規則代乎

提耳令胤玄侃賢師上於梓博於世以余通家之好
千里問序夫洛四方學者之淵藪也洛有明師四方
得名工是則將則乎海內山脇家濟世之澤流於無
窮者可竢焉遂為勉病題於右簡

鑿方古言序

余嘗讀素問心竊疑文辭卑陋弗及漢魏而上後讀
南史曰或欲註素問質鍼石於王僧孺迺知其書始
著南北朝者人謂素問出於張仲景門人本草成於
葛稚川弟子雖未的知其必出於二家其時相先後
者可知焉古者方家秘術且以易筮至周適始有辭

何憾方家無籍和緩不遺片辭長桑君避人傳諸越
人可概見已傳於闕亡於闕雖或存沒不可謂世無
傳說素問中必有古言出於賢哲者孰能汰金於砂
濯玉於泥者洛下吉益老師掃俗說倡古方聲譽藉
藉嘗有志於茲頃者業已成緒將上諸梓千里投書
求題首簡余雅持私說矧其業之有成迺為強病把
簡云

汪氏文選序

選難矣而終無間乎梁太子之選文無間乎明高氏
之選詩繇此以降選者非不精覈然亦竟不能俾厭

人心也。居堂上視堂下而後曲直辨矣。選不亦難乎。以余而選伯玉人誰信。諸然此編命以選也。安亦甚矣。夫伯玉氏接王李而興一時爲盟主而其業不泯。王不溯李自爲一家是亦豪傑哉。然其文擬議寡變效放相仍能脩古辭而不能脩古文。昔者徂徠先生脩古文辭評品唐明諸名家於伯玉則曰百篇一體使人不娛於觀焉。豈不然乎。余之選伯玉非文之選而唯選其辭已。蓋自李何懲於韓柳而王李受後爲拒明古文於斯爲盛。蔑以尚焉。腐臭化爲新奇新奇化爲腐臭。蓋至明清之交人多目厭王李古文見以

爲套。余謂套則套文孰不套。與其套韓柳孰若套王李文章經國大業。何以謂之。豈虛夸浮慕云哉。徂徠先生尸祝王李王李以階古文古文以階六經六經以階經國是已。豈有它哉。韓柳流異汗之又汗去古日遠王李流異止於擬議寡變效放相仍。雖文不娛於目乎。何所損於我娛。伯玉氏十三家比年一周其爲勤也亦苦矣。人十已百吾曹就業於伯玉氏之勤何辭之不記。何文之不達。何經之不明。余選伯玉氏不選其文而選其辭。以是放於髦士。是余之所以辜負僭妄不分謗於人也。

送三浦生之京師序

道者則高矣大矣。若不可企及矣。決洋乎漭滄乎。若不可測矣。而人各從其德而至焉。辟焉如陟山也。始乎跬步。乃亦有臨日觀倚天門者。如揖海也。以蠡矣。乃亦有躡蓬壺飲尾間者。不爲飲尾間而竭矣。不爲臨日觀而虧矣。惟其爲海山者也。今人學聖人之道。苟孟而降。有差等矣。未覩一人至於聖域。其德不協於學者。滔滔乎皆是。而聖人之道。不爲此加損焉。亦不加益矣。所以爲聖人之道也。夫道者堯舜創焉。仲尼述焉。苟孟以下。能述而不晰。其歸聖學之旨荒矣。

獨我徂徠先生生於百世之後。禹跡之表。而乃能得孔子之旨。而明先王之道。孔子之學。至今而有光焉。先王之道。高矣大矣。人各從其德而得焉。苟孟以降。或得二三。或得五六。或并二三。而不得放浪垣墻之外者。然世不乏賢。知學有大師。則聖人之道。從人致用。有禱世道。不必待其竭焉。而不遺也。故立志也高。致力也勇。則從其性而有得焉。斯可謂得聖人之道。何必顏曾冉閔。而後謂之聖人之徒。余得諸先師。其樂融融。不復覺我生之劣弱也。於今五十餘年。躍然林堯舜之衢。不知老之將至。浦生聞之。至自石州。見

以爲美。乃請其說。余觀其篤於學。乃爲竭兩端。旣得其概。亦抃躍從於余後。今將遊洛城。輒請一言。以比古人之義。夫洛禮文之隩。搢紳之淵。文學天性也。疇人世家。猶守漢唐古訓。其餘則有程朱者。有陸王者。有閻齋先生者。有仁齋先生者。習諸久矣。蘊焉厚矣。非朝夕之可移者。固也。小生末學。夸其師之所樹。高城重墻。待來而禦。斷斷乎爭辨之務。以爲護師道矣。夫道者。天下之道也。非一人之私有。學者君子之事也。不可以爭而得。求人之服。已故爭。豈君子之用心乎。來者不拒。去者不尤。中道而立。所樂者。聖人之道。

豈待於人耶。浦生銳甚。余恐其與之爭。故申其說。爲子之贈者。是已。生大人浦翁。以俠遊四方。無飲其心者。歸曰。行天下。知天下之小信矣哉。晚得徂徠先生書。讀焉。蹶然起曰。有是哉。世誠有人矣。遂携生屬余。十室之邑。必有忠信。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莫有明穎如乃翁者哉。子之游。必不孤矣。

送永富昌安游東都叙

豐浦人永富氏子昌安。年甫十六。去年冬來游都下。今又將游東都。蓋其父家世鑿。其來也。亦將肄家世之業。迺師事鑿井氏。井氏病者恒。填門巷。藥晷日懸。

石之二三其徒數十人日夜拮据不寧獨昌安內竊嚮儒術輒壁寸陰璜分晷時來見余數游學中與諸生共絃誦也嘗試焉則五言八义而成能讀華版數行共下不旁假蠅字佐讀是其所拮据在枝進也文學非其所優爲輒則能如之益才子也人唯患無才也之子有才如斯乎其俊也人唯患無志焉之子操志如斯乎其邁矣人唯患不早計之子未冠如是乎其早矣有備如兹而業不成者未之有也所學者鑿也文學其旁及焉已惜矣夫業不專則不立志分則不壹爲昌安謀者將爲鑿乎將爲儒乎必也居於一

焉。余惜其才。願其爲儒。唯吾友嘗游仕諸侯。挾匕匙者。朝去而夕售。鉅者乘軒。歸耀閭門。其以儒術者。往往鬻章甫於越之市。齊王好竽。東郭先生善瑟。雖善亡若齊王之不好。何且今博學雄辨。日屈千人名。興諸侯。若春臺先生。馳辨如波濤。摘藻如春華。名興諸侯。若南郭先生。皆曰。吾老矣。無爲用也。人之所欲亦多矣。父母之心。孰有欲其子之困如二子者。世豈得復有與昌安以叔孫聖人者耶。雖然。世豈可少儒。輦鬻肅慎彊大。常抗乎中國。而其所以不免爲犬彘者。非爲無文教故哉。世豈可少儒。昌安游將見二子。

執几杖從而問諸

堂醫術無厭人常於平仲國其酒以不...
 對對亦與昌安以...
 亦...
 詩...
 與...
 善...
 封...
 春...

周南先生文集卷之六終

